

兩個徒弟

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兩 個 徒 弟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張師傅.....	王集仁	〔1〕
兩個徒弟.....	熊 炬	〔8〕
炮工長劉春成.....	雁 翼	〔14〕
吳青雲.....	陳哲武	〔19〕
林師傅.....	余開選	〔24〕
女車工.....	翟 航	〔30〕
第一次當班的監督工.....	楊 競 文 燦	〔38〕
“檢藥瓶子的爺爺”.....	謝立鈐	〔44〕

張 師 傅

王 集 仁

—

五月份有天早上，我剛跨進車間，老遠，就看到我那部機器上有張紅紙條，在那裏飛呀飛的。

我趕忙過去扯下一看，上面歪歪斜斜寫着這樣幾個字：

“張師傅：這張條子下面那顆螺絲釘鬆了，請你注意！青年監督崗。”

我當時一想：“青年監督崗”，最近到是隨時聽大家提起，說真的，我就是沒在意。年青娃兒嘛，“監督”得出個啥名堂來！

萬不諳，今天還“監督”到我腦壳上來了。

我正想發作，注意一看，牙輪罩的螺絲釘真是鬆了，再不上緊，很可能掉下來弄成事故。我朝寬處一想：算了，用不着和他們計較，螺絲鬆了自己沒檢查出來，怨誰！

我把條子撕了，找了一把“起子”把螺絲上緊。

這天，我幹起活來總是不大痛快，心裏像挽上了一個疙瘩似的。

怪就怪在這裏，第二天，也是早上上班，一看，我那部機器

上又有一張紙條，這回寫的是：

“張師傅：你機器上的油杯裏有鐵渣，很可能引起事故，希望你以後要隨時清理。”

末尾，還是“青年監督崗”。

嗨，了得！這些娃兒越來越不像話了。你說，這不是存心和我下不去嗎？他們才來幾天，倒管起我來了！

當時，我這口氣直往上衝，說啥也忍不下去。

我脫下衣服，使勁往工具櫃上一摔。把嗓子提得高高的說：“好哇，真會抓小辮子！別個的都不檢查，就專門找到我扯，要有意見當面提，有技術拿出來顯嘛，玩這些板眼幹啥？”

大家都望着我，奇怪我爲啥發那末大的脾氣。

曾開文這小鬼你認識吧？——就是我原來教的那個徒弟，不久以前才轉正成技術工人——他隔我有兩部床子遠，這時走了過來，臉紅紅的對我說：

“師傅，聽我給你解釋一下……”

我正沒找到人出氣，他來得正好，我狠狠的盯住他說：“解釋？完全用不着！這陣你們是大師傅，手藝學到家了，當然我得服你們管啦！”

小曾說：“師傅，你莫生氣嘛，有問題我們慢慢研究……”

我鐵青着臉，哼了一聲說：“一‘翻天印’就會把我打在地上爬不起來，我敢生氣？”

事情就這樣僵起了。我車轉身悶到擦機器，停了好一會，才聽到小曾說：“好吧！師傅，空了我們再說！”

他走了，我望着他的背，一癩嘴，又“哼”了一聲。

過後才聽人說，他也是“青年監督崗”的一個崗員。

二

下午特別悶熱。晚上，雨下得像瓢倒一樣。風助雨勢，吹得“嗚嗚”直響，弄得家家連忙關門閉戶。

我正一個人坐在床上生悶氣，越想起早上的事越覺彆扭。

門“嘩！”的一聲推開了。一股冷風捲進屋子裏來。小曾雖然打着傘，但一身還是淋得焦濕，進屋來就直跺腳、擺頭。

“師傅，吃完飯啦？”他親熱的問話，再加上笑迷迷的臉，還是從前那樣親熱人。當時，有再大的氣，也不好馬上發作，我只冷冷地“嗯”了一下，頓了頓，才勉強從牙縫裏迸出一句話來：“你隨便坐嘛！”說實在的，我很想趁這機會“夾磨”他一下。

同志，好多人都認為青年人的火氣一定大，我看小曾就不同。你對他冷淡也好，發脾氣也好，他總像沒事一樣，統統都先給你受下啦，你說，對他有啥辦法？我先還奇怪，像這樣一點“魄力”都沒有的人，虧得小伙子們還信服他，選他當團小組長哩！

“師傅！”我正埋着腦壳在抽煙，小曾湊過身來，輕輕地對我說道：“今天的事你不要誤會，我們並不是給你找麻煩。”我說：“那好哇！顯你們寫得起字不是？油杯裏有點鐵渣，就算勞你的駕，幫我清理一下，想來也不能說是虧了你吧，何必堂堂皇皇的在我機器上貼‘佈告’呢？讓我現眼，你們光采？”

小曾站起來拉着我的手搖了幾下，說：“師傅，我們工作

上有毛病，你完全有權利不客氣的批評我們。不過我敢賭咒，我們一點兒想讓你下不去的念頭也沒有。我們發這樣的‘信號’，一方面，是想提起你的注意；一方面，也是想讓同志們都把這樣的問題重視起來。”他看我沒有開腔，又說：“師傅，你費了不少精力，熱心的教給我們技術，未必我們那樣不知好歹？何況你一直對工作都是那樣的積極熱情，幫助同志們解決了多少技術上的困難問題，車間裏哪個不尊敬你嘛！”

“像你們這樣尊敬不到幾回！”我的火雖然沒有先前大了，但對他還是有些冷冰冰的。

他就是不看別人的臉色，囉囉嗦嗦說不完。

“師傅！”小曾笑起來了，“我講個故事你聽好不？”

“隨你高興。”小鬼的板眼又來了，我想：看你說得出些啥“子曰”來。

小鬼故意咳了一聲，清理了一下喉嚨，裝起一臉正經的樣子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他反到又笑了。

“師傅！”這小鬼一開腔一聲“師傅”，弄得我又好氣又好笑，他說：“去年，你有回把我的鬍兒刮得好慘嘛！”

我記不清他說的是哪件事，於是問道：“哪回？是不是我也錯了？”

他直擺手，說道：“不不不！刮得對，給我的教育太大了，我啥時候也不會忘記。師傅，你總還記得我原來那部機器停工七天的事故吧！就是那回，你把我當成典型，批評了好半天囉！”

經他一提，我想起來了。這時，我立刻考慮到他爲啥要提

起這件事；忽然，貼在我床子上的兩張紙條，又清楚的在我眼前晃來晃去。

我不曉得我紅臉沒有，但是，我自己感覺得到，當時臉上却熱辣辣的很難受。

說起來，那還是去年下半年的事。

那時，小曾剛能單獨掌握操作。這小鬼聰明、肯幹、肯鑽，在我教的學徒當中，他算是第一個得行的。從開始學習技術以來，就沒出過啥大的毛病。所以，當調他去獨立操作的時候，我到是放心樂意的。

開初幾天到還順利，可是沒多久就出問題了。

有一天下午，小曾照例在開車以前動手作輔助工作，像檢查機器呀，夾具呀……可就在加油時沒有作檢查，他認為反正是油嘛，又是天天弄到的，還會有啥問題不成，於是拿起油壺就往機器的油眼裏灌。

誰知工作不久，機器裏面就冒煙了。

原來，管油的人弄錯了碼子，把黃油當成機油發了，灌到機器裏流不下去。機器燒壞了，停了一個星期的工才修好。

小曾那回事故，真把我胸口都氣痛了。的確，我抓住他狠狠的訓了一頓，後來聽他同宿舍的小劉說，他回去還傷傷心心哭了好半天。

有的同志認為我批評得過火了，反過來還批評我的方式方法不對，但是我怎麼能服呢？本來嘛，“工作前要做好準備，對任何小地方都不能忽略，有時候大地方沒問題，毛病却偏出

在平常不注意的小地方”這些話，從他跟我學技術以來，就不曉得反來覆去給他講過多少回，誰知他剛摸到幾天還順手，就把一切都忘了！

當時，正是第四季度勞動競賽最緊張的時候，他却在中間跟你弄出這樣一個漏子來，同志，要換到是你，難道你會不生氣？

不過，小曾這人到很好，認識錯誤以後，工作幹起來照樣有勁。一直到現在，從來沒再出過事故。誰見了也這樣說：“曾開文這小伙子有出息！”

三

同志！你說，爲啥小曾向我提起以前那回事我會臉紅，道理未必還不明顯？說別人好說，別人碰到自己就惱火啦！同志，說實話，我到不是認爲自己沒錯，問題到是歸根結底一句話——在徒弟面前，總覺得面子上下不去嘛。

還是說那天晚上。

小曾看我老半天沒開口，只望着香煙的煙子出神，他正想講甚麼，我立刻擋住他說：“小曾！響鼓不用重捶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們有空再說吧。”

小曾走後，我躺在床上好久也沒睡着。

如果說我是在思想鬥爭當然也可以，好在我還是想通了：要說丟人，到不是丟在沒把檢查工作做好，受到青年同志的批評上面，實實在在，到是我這個思想丟了人。你看多糟，對別人是一套，對自己又是一套。

同志，這總算是給我的一個深刻教訓。

第二天看到他們，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如果他們要嘖咕一下，指指我的背脊骨，或者，說兩句俏皮話，你說，我的臉朝哪擱？

其實，都是自己心裏在鬧鬼。這些小伙子才不去鑽這些嘞。轉過去那個喊，轉過來這個叫，個個還不是那樣親熱人！同志，我說一句心裏的話吧：在我的腦袋裏，渣子的確太多囉，像油杯一樣，不清理就非出毛病不可！和青年的一代比起來，我是落後了多遠一段路程啊！

兩個徒弟

熊 炬

老木匠胡厚義有兩個徒弟，大徒弟叫張登榮，二徒弟叫袁永成。這兩個徒弟原來都很懶散，但從一道加入了新路木業生產合作社後，兩個人就突然都變動快了。別人沒下床，他們早上了班；別人下了班，他們還偷偷躲在自己屋裏幹活。胡師傅暗暗歡喜：“年青人是不同，一學了總路線就像換個人了，在合作社按勞取酬幹起活來生產勁頭多高，比幫木商賣力得多！”

一天，工會招待看電影。吃了晚飯，木工們爭着去看。王社長問：“那個自願留在社裏看門？”張登榮怪積極的說：“我跟你們服務，我不去看電影，看門。”袁永成也說：“我也不去看。我有事，附帶看家。”王社長說：“留一個就夠了，老張去看吧！”“不！”“那麼小袁去吧！”“我有事。”於是王社長笑着答應了：“好，就留你兩個門神，下次再讓你們先去。”於是就把老張和小袁留下了。

胡師傅很詫異：沒入社的時候，兩個徒弟一聽到看電影就爭先恐後，跑都跑不贏，咋個入了社都不愛看了呢？走在半路他自覺不對，就轉身回來，想去看他們留下來在做些什麼。

回到廠房，四處都漆黑的，只有東、西廂房裏露出一綫燈

光。胡師傅走近窗前一看，張登榮正聚精會神在燈下做着手藝。桌邊上堆着些柏木、杉木、紫檀木等小木料，桌面上擺着各式各樣的小傢具，張登榮手裏正拿着個木盒兒在細心琢磨着，額上冒着汗都沒顧上揩。胡師傅在外“嗯！”了聲，老張一聽，驚惶了。忙問：“誰呀？”“我。”“呵，師傅來了。”老張鬆了口氣，開了門迎接着問：“師傅，咋個沒去看電影呢？”胡師傅沒理他，直走到燈下，望着那堆木料問：“你在做啥？”老張說：“我在做私章盒子。嘿嘿，不像樣，請師傅掌下墨嘛！”胡師傅笑着說：“不錯，做得很細緻，很漂亮！”老張得意的挑了一個小巧玲瓏的鐫花盒子，送到師傅面前恭維地說：“師傅，多承你抬舉，這個送給你老人家。”胡師傅隨手接了，然後問道：“你做這樣多盒子做啥呀？”老張看看師傅臉色，覺得沒啥問題，就悄悄地說：“師傅，不瞞你，這是我做的‘私方’。每天抽空做一、兩個，賣些錢打零用。如果師傅差零用錢，可以……”話沒有說完，忽聽得“啪噠！”一響，私章盒被摔在桌上，翻了個筋斗跳起來碰在老張額頭上。疼的老張一摸，額上鼓起了個疙瘩。胡師傅在他眼裏也陡的變高大起來了，只聽見他氣虎虎的聲音在吼：“混帳東西！你，你真丟人！我沒你這號喪德的徒弟。吃官飯，屙私屎，把社裏的木料偷來自己做小東西賣！哼！難怪不得你起早睡晏，說得漂亮，做得稀髒……”

張登榮捂着額頭，忍不住了，很想還師傅幾句，但話到嘴又咽住了。一來自己跟師傅學了三年手藝，到底不好翻臉；二來感到自己做的事實在不高明，鬧出去了臉上不好看。便

只好裝做哭稀稀地說：“師傅！我錯了。我認錯，認錯不該死嘛！師傅，你老人家要包涵，包涵。下次我決不再犯了！”“哼！好一個兩面人！”胡師傅氣得臉紅筋脹，轉身跨出房門，想馬上報告社長去。

走了幾步，又猛想起小袁：“他這東西又在搞啥鬼名堂呢？”他側轉身急急趕到西廂房。踢開小袁的房門。可不是，袁永成正滿頭大汗，也在忙着做啥東西咧！一見有人來了，他手脚失措的，慌慌張張企圖把它遮掩起來。

“你在做啥？”胡師傅沉着臉問。“呃，沒做什麼。師傅。”小袁支吾着，帶着困惑的笑。“究竟在搞啥鬼名堂？”胡師傅懷疑了，咬着牙追問。“我，我在做機器。”“啥子寶貝機器見不得人！拿我看！”胡師傅伸手抓過那東西來。一看，是個圓的，有軸有齒，像個飛輪樣兒。再看地下：滾筒、搖手、釘子……怪！這是啥東西？胡師傅一時竟迷糊了。

小袁心裏納悶，師傅平時對人很好，爲啥今天這樣大的火氣呢？他怯生生的解釋說：“師傅，我怕做不好，就沒先給你說。我這是想改良下農具，做的撻穀機式樣。沒先問你，不曉得你贊成不？”

“哦！”胡師傅明白了，馬上臉上煥發起笑來。“贊成，贊成！改良農具是好事，我咋不贊成？我還以爲你在做‘私方’呢！”

“笑話！”小袁說：“現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了，那個還想個人發財，做私方活路幹啥？”

“都像你這樣想，倒也好了。”接着，胡師傅就把張登榮像

木料做私活的事告訴了他。最後說：“我就是被他氣昏了，以爲你也在學他呢？不曉得你還在找竅門。剛才話說重了，莫惹我的氣呀！”

“師傅是一心爲我們好，這誰不曉得。”小袁連忙回答，一面又說：“師兄也是，思想太舊了。舊社會日子過久了，如今走新路，他對合作社還信不大過，遇事總是先顧了自己來。我這回想到鄉下撻穀拋撒太大，想試造一架撻穀機，去和他商量，他還不是說：‘算囉，魯班祖師爺都沒造過啥撻穀機，你莫異想天開。再說去苦心苦力造一伙，造好了未必又有啥搞頭嘍！師傅曉得了，怕還要刮你鬍子呢！’唉，師兄就是這樣，新道理懂得太少了，眼睛只看得到他面前那點點。”

“算了，不說他了。”胡師傅打斷說：“來看看你的機器吧！”小袁一聽也高興了。忙着把地上的滾筒、搖手檢上來，一面和師傅解釋着自己的想法。當草草把零件逗在一起後，就攤開手向師傅說：“你看，不靈活，總擺不周正。正打算要找師傅來關火哩！”

胡師傅笑了：“我這套老古板手藝，只怕不中用，這新玩意從沒見過哩。”接着彎下腰去，把零件樣樣拆來察看。很快他就被這東西迷住了，一面和小袁商量着；一面動起鋸、銼來，邊琢磨邊改。

好一會，不覺外面廂房的鐘敲起十一點來。胡師傅一聽就站直了，捶捶腰正色招呼小袁說：“該睡了，明天再做吧！”但見小袁沒有動靜，又嚴厲命令了一句：“快睡，你怎麼不遵守社的作息時間呢！”可是走了幾步，還看見小袁在那裏呆望

着撻穀機。“怎麼啦？”他又問。“我在看這‘消息’，看怎樣弄一下，機器才轉得靈活些。”“對，是要再弄一下。”胡師傅回頭，又彎腰伏在桌案上了。一直到外面電影散場，鬧闐闐的人羣走過時，他們都沒有覺得。

第二天，胡師傅把兩個徒弟的行爲都告訴了王社長。社裏開了個委員會，會上首先批准了袁永成試製撻穀機，社裏供給木料、用費，還專調了幾個師傅幫助他。這樣一來，不到三天，大家創造的第一架撻穀機成功了。眼看秋收已近，社裏又決定把雜活一律停工，連利潤很大的嫁妝木器也不做了。木工社員全體動員，分工合作趕製撻穀機，支援農民兄弟秋收。

這幾天，全合作社都忙起來了，大家都在興高采烈的趕製撻穀機。只有張登榮不快活。他就心做私活的事給社裏曉得了以後，早遲自己會被開除。暗中早就與單幹缺下手的鄧木匠訂了合同，打算那天退社那天就去幫鄧木匠。所以，做起活路心總不在，一不小心就振壞了兩個飛輪。於是，社長找他去說話了。坐在辦公室裏，他心中一陣緊似一陣的聽王社長批評他幹活路的粗枝大葉，批評他自私自利的偷幹私活的錯誤行爲。他心中不住在自唸着：“無望了！”只等社長說一聲“去網被蓋捲吧！”準備轉身就走。那知社長這樣說了：“老張，你遭資本主義思想引誘壞了，快回頭吧。過往的事情我們不提了，做錯了能悔改就是好工人。只要你今後安心工作，大家不會待外你的。”接着又把解放前、解放後工人的生活給他打了多少譬喻，翻來覆去講了許多道理。

晚上，合作社裏有兩個人睡不着。一個是張登榮在反覆

的想着社長說的話，想着他講的社會主義的道理。一個是袁永成，在想着他的機器。因為機器要出廠了，雖然沒發現什麼問題，但他總覺得機器還沒有做好，還需要改進。

七月，一個大太陽天，木工們抬了一架撻穀機下到農民田裏去了。袁永成緊張的轉着飛輪，胡師傅和張登榮把稻穀餵進去。轟沙！轟沙……一束束的稻草扔在胡師傅他們身後去了。農民們爭着跳下田坎來看，穀粒都脫光了，一顆也沒有拋撒。青年農民更擁向了撻穀機，搶着想試一試，於是胡厚義師徒三個都被擠了下來。過後，大家把他們圍着，提着問題，打聽着價錢，誇獎着機器：“工人大哥是有辦法！這傢伙造得好，又不費力，撻得又快又乾淨！”這塊早稻田的主人更一把拉着張登榮，硬要他待會到他家去吃頓新米稀飯。不知是天太熱還是剛才勁用狠了，張登榮直感到臉上燒得發燙，汗冒得他全身都打濕了。

回社的時候，老張彎到鄧木匠家裏，忙對他說：“我們訂的合同毀了吧！我不退社了。”想了一想又說：“這事你可千萬不要對別人提起啊！”不料鄧木匠答道：“我已經給王社長說了。”老張心裏一緊：“怎麼去說了呢？”鄧木匠笑着說：“你莫慌，我是向王社長說我也要入社，我是認清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了。”

炮工長劉春成

雁 翼

進入這個狹窄的山谷已經三天，今天才看見太陽。倒底是春天了，昨天下的雪向陽處就沒有了；但是黑夜到來，還是刺骨的冷。

這裏在夜間很像一個城市的街道，嘉陵江裏來回走着的閃着紅色燈光的運輸船隻，像成串的汽車跑在城市的街道上。兩岸陡立插天的大山，也正像立在城市馬路邊的多層大樓。你看！閃耀在山腰間的電燈，不正像城市的路燈嗎？噢！這裏的夜是不眠的，工人們爲了修通這條溝通祖國大西南、大西北的鐵路——寶成鐵路，直到夜間還在戰鬥着。這裏在地圖上僅僅是一個小小的黑三角形，就是橫擋在寶成鐵路中間的而正被工人們日夜劈砍着的大巴山！

在用幾張篷帳組成的臨時休息所裏，走出一個披着縫有紅十字大衣的老工人。他明知道我站在他的身邊，但是沒有說話。他坐在一塊被炸下來的石頭上，呆呆地向被鐵錘鋼釘打得叮噹響的山腰望着。我認識這個人，他今年四十二歲了，名叫劉春成，身材長得又高又粗，臉頰上長着密密麻麻的絡腮鬍。雖然近幾年來他愛修面，但時常還是顯得黑查查的。這個人從十七歲就在煤礦工作，一年到頭很少見太陽。他的性